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楊乃武與小白菜  
第十八回 斗室中密語談佳麗 茶寮地踞坐品清泉

話說錢寶生，因想起了一人，所以笑將起來。子和聽說，忙問寶生道：「想起了誰呢，這般的好笑起來？」寶生道：「方才大少爺不是問鎮上可有絕色女子嗎？我倒想起了一個，這人大少爺見了，定得酥掉了身軀，飛去了魂靈。這個女子的面貌，真可說是絕色，雪也似白，水一般嫩的皮膚，花一樣嬌，月一般亮的臉龐，不短不長，不瘦不肥，兩條春山般的眉毛，灣灣細細，宛比兩片柳葉。一雙秋水般的眼珠，又明又亮，黑白分明，櫻桃小口，鮮紅欲滴。襯著一對三寸金蓮，渾如兩只水紅菱兒。任憑是鐵石人兒，禁不起她秋波一轉，便得魂靈飛上半天，三魂渺渺，六魄蕩蕩。不要說倉前鎮上，算得是頭兒腦兒尖兒頂兒，便在大少爺住的餘杭縣內，杭州省內，怕也找不出第二個來。這人大少爺見了，定必中意的了。」子和聽寶生說了這一大套，早酥麻了半邊，忍不住笑著道：「老錢，別亂說胡話騙人，那裡有這般標致的女人，怎地我這兩天沒瞧見呢？」寶生忙道：「我怎敢騙大少爺，真是有這麼一個絕色女子。」子和笑道：「既是真的，這人在那裡呢？快說出來吧，別悶在肚裡，叫人難過。」寶生笑道：「是的，大少爺且別心急，待慢慢的告訴就是。這人母家姓畢，名喚生姑，鎮上的人因她生得又白又嫩，宛比小白菜一顆，即送了她一個外號，便喚做小白菜。大少爺，你聽了這個外號，已可以想到她的漂亮標致了。」子和聽得，只是呆呆地發怔，忍不住問道：「老錢，小白菜是什麼樣的人呢？」寶生笑道：「大少爺別先心急，待我細細的告訴就是。」子和自己也覺得太于猴急，禁不住嘆喏一笑道：「不是我心急，實是這個女子大約真是個絕色，叫我如何忍耐得住呢？寶生知道子和若瞧見了小白菜，定得神魂顛倒，一心要想到手中。便是一個私娼，也得說到千難萬難，方能騙他的金錢，如水一般化用。何況小白菜，又是個良家婦女，自然要說得難上加難，好叫他請自己設法，其中利益，那就難說的了。想定主意，便向子和笑道：「大少爺心急也用不著，得意卻亦不成功。人家是個正道的良家婦女，已嫁著丈夫，我們只是說她的標致罷咧。若說是到邪路上去，那就不對了。」子和聽了渾如一盆冷水澆頭，渾身冰冷，呆呆地道：「老錢，你如何知道她是正經婦女呢？她嫁的又是何人？是一個有財有勢的人吧？」寶生道：「這怕不是。小白菜嫁的丈夫，說也可笑，卻是個醜陋不堪，身不滿五尺的三尺短命丁，同了小白菜的絕麗清雅，真是極端不配，兩個人在一起，真是個潘金蓮同武大郎。而且家中貧苦非常，差不多吃了朝飯，沒晚飯的樣子。他的丈夫，做一個豆腐店中的伙計，每月收入，那裡夠養家活口。還虧得小白菜做得一手好針線，替人家做些活計，才可以勉強度日，似這般嬌的一美人兒，倘是生長在大家閨閣，怕不是個閨閣千金，偏偏落在貧苦人家，做一個豆腐伙計的妻子，紅顏薄命；說小白菜的景況，可算是一些不錯的了。」

劉子和聽到這裡，早笑顏逐開的道：「老錢，如此說來，小白菜嫁的丈夫，面貌既醜，家況又窮，不過是個下等商人的妻子，怎說是難上加難，不容易設法到手呢？一個女人，沒有不愛金錢和漂亮的丈夫的人，小白菜生就這般閉月羞花的容貌，嫁得了一個醜陋不堪的丈夫，又無財少勢，心中未必樂意，難免冤老天無眼，巧女常伴拙夫眠，不得意可想而知的了。別說是別的，就是到了晚上睡覺，高興之時，瞧見了如此的一位醜八怪似的寶貝，興致先得丟了大半，又是個二尺短命丁似的矮子，湊了頭不湊腳，把一時興頭，都掃得乾乾淨淨，這般的苦況那裡忍耐得住。倘是有一個漂亮年輕男子，手頭又鬆，勁力又足，去勾搭上去。自然容易易的到手了。小白菜怕不也是這般，我倒真的以為是怎樣的困難，原來都是你的胡言亂語，有意哄騙我的。」寶生忙道：「大少爺，你別得意。話雖不差。一個女子，沒有不貪富貴榮華，同了標致丈夫，小白菜這個女人，卻不大相同。母家是個書香門後，父親也進過黃門，自幼熟讀詩書，對於一個女子的閨門女訓，三從四德，最是知道，從不肯越規失禮一步。只因父親死後，家中遭了水災兵變，一貧如洗，方到夫家做童養媳婦，自小就同他丈夫在一處，直到了去年，方才圓房。對於丈夫，雖是這般的似醜八怪短命丁般的人，絕未有過半句冤言，夫妻恩愛非凡。家中貧苦，每天忙著女紅，作為日常用度，也很愿意。不論是誰，同她談起丈夫，絕對沒說過不好。平常日子，遇見了面生男子，別說是說話，連看都沒看過一次，可以知道她的貞節不同尋常了。他丈夫每月住在家中，也不過五六天光景，其餘的日子，要住在店中。小白菜在家中，除了一個傻姑娘之外，只有一人，也不寂寞，連大門都不輕易走出一步，只在家中料理家事。倉前鎮上的人，那一個不說小白菜的賢惠溫淑，似這般的女人，豈是金錢可以打動于她。要想他到手，豈不難上加難，再難也沒有的事情呢？」這一大篇言語，倒把子和說得目瞪口呆，好半晌，方遲遲的道：「這般說來，想她是不成功的了。老錢，你怎地知道得這麼詳細？」寶生笑道：「小白菜的丈夫，姓葛名品連，因他的父親，鎮上人為他排行第一，都喚他做葛大，品連即都叫做葛小大，同我卻些認識。葛大在世生病，都是我去看病，如今還是這樣。小大同小白菜圓房，我還去吃過喜酒。聽說圓房的費用，有一半卻是小白菜平日做了活計積下來的呢。葛家的事情，我怎麼不知道呢？」

子和聽得寶生認得小白菜的丈夫葛小大，平時又常去看病，葛家的事情，又知道的這般詳細，寶生同葛家自然是很熟了，同小白菜也必認識。這事托了寶生，請他設法，或者有些希望，不覺把方才死掉的一顆心，又活了起來。方待開口，托寶生設法拉馬，不禁又想到寶生所說的言語，小白菜標致得天仙花人，真是地下少有，世間無雙，想倉前是一個區區小鎮，那裡有這般美貌的女子，不要寶生怕自己這次看會沒瞧見絕色女子，心中不樂，有意胡言亂語，提自己興致，實則並沒有這般一個美麗女子。如今聽得之後，即去托他設法，豈不被他取笑，非得待自己瞧見之後，若是同寶生說的一般無二，確是個美貌佳人，那時再重托寶生，尚不要緊。便是多化幾個錢，心中也是愿意，想定主意，即向寶生道：「老錢，你的話可是當真？我總有些不信。世間也沒有這般漂亮的女子，既有了這般面貌，卻嫁給一個豆腐店伙計，相貌又醜，家中又窮，卻是十分恩愛，這般情形，誰都不能相信。」寶生也知道子和沒有瞧見小白菜，不肯相信，非得叫他瞧見之後，方可以使他化上幾個。似小白菜這般的嬌模樣兒，子和看見，怕不魂靈出竅。到了那時，盡自己開口，把金錢如水一般用去，亦然愿意。自己的利益，便不用說是大得其利的了。便笑道：「大少爺，不用不信，只須明天同我去看她一看，方知道我老錢不是說謊，欺騙你大少爺哩。好得明天看會，總得出門，大少爺只要跟著我走，自然能得瞧見咧。」子和所得，很是歡喜。這時雅雲、瑞香二人，呆呆地坐在一旁，聽二人談講，只因了錢寶生說起話來，被鼻孔所礙，哼哼唧唧的說不清楚，也沒聽了二人講的究竟什麼事情，只知道在那裡講小白菜，心中也知道是個絕頂標致的女子，只是怕說了人家標致，把自己落了下去，子和不喜歡她們，便一言不發。如今聽二人談畢，方笑著道：「大少爺說些什麼呀？這般的歡樂，酒都冷咧。」這一句話才把寶生喚醒，忙喚人添酒換肴，同子和再行暢飲幾杯。這晚子和因知道了明天可以瞧見絕色美人，心中甚喜，不覺多飲了幾杯，有些醉意。寶生仍命雅雲、瑞香留住，陪伴子和，寶生自回房去，各自安歇。

到了明天，正是七月底的一天會期。寶生絕早起身，走到樓上，在房門中側耳一聽，裡面子和卻醒了同雅雲談話，寶生恐子和起得晚了，差過了會時，又不能瞧見小白菜，忙高聲叫道：「大少爺，醒了沒有？出會的時辰，雖是下午，去瞧昨天說的美人兒，卻得早些前去。不然，看會的人一多，便不能瞧仔細咧。」子和在房中聽得，忙一壁披衣起身，一壁笑應道：「老錢，房裡來吧，我已在這裡起來了。」寶生即一推房門，卻沒有上門，伊呀一聲的開了，走進房去，子和已跨下床來。雅、瑞二人也都起身。寶生喚過僕人，安排面水早點，一切就緒。子和因今天晚上，倘是看見了小白菜真是天仙一般，少不得要托寶生設法，總有一些機密話商議，免得被雅雲等聽去，不大穩當，即取出了二十塊洋錢，悄悄的交給寶生，命寶生打發二人回去。寶生接過了錢，把雅、瑞二人叫到外面，每人給了五元，命她們回去。二人謝了一聲，進房來辭了子和，方各自回去。倉前鎮上這種土娼，很是價廉，每夜有了兩三塊錢，已很豐富，如今得了五元，心內都很喜悅，不知寶生已除了十元了。子和見二人已去，便推著寶生，到外面去探看小白菜，寶生點頭道：「葛家住在太平巷地方，我們只須到太平巷中一家茶館見面去品茗守候，自然能得瞧見。葛家的大門，恰巧對著茶館，小白菜若是出來，逃不出我們的眼睛。大少爺，只依著我的暗號觀看就是。」子和點頭應諾，寶生即穿好衣服，子和因今天要見天仙般的美人兒，著意的修飾了一番方一同下樓，走出店門，一逕望著太平巷走去。

不多一刻，早到了太平巷隊寶生回頭向子和笑道：「這條小街在這橋下，便是太平巷了。」子和一望，只見這條太平巷，既小

又狹，真是陋巷，巷內房屋都是低小非凡，住在這種小屋內的人，景況可想而知不好的了。一壁思想，一壁已走進了太平巷，覺得腳下高低不平，俯首一瞧，卻是泥地。子和也不管他，隨著寶生，高一腳，低一步的走了一回。寶生又回頭道：「到咧。」接著把手一指左邊，有一幢矮屋，牆上沙土，已剝落不堪，正是小大家中，子和看了，不由得一呆，暗想小白菜倘其是同寶生所說的一般標致，怎地住在這般簡陋破圯的房屋，豈不可憐。這時寶生已轉進葛家對面的一家小茶館內，子和也忙跟了進去，一看這家茶館小雖小，地方倒還乾淨。茶館內這天因看會的人多，早擠得滿滿的。有幾個認得錢寶生的，早站起身來招呼。寶生也一一點頭招呼過了，同了子和，走進裡面的一間，布置得稍稍雅緻一些的雅坐，四面一望，也滿桌子坐了茶客。茶博士已走過來向寶生張羅，寶生一找，恰巧有沿街的窗檻之旁，有一張桌子，只坐著一個茶客。這桌子一邊，靠著兩門短窗。開窗之後，恰可瞧見街上。瞧葛家也很清楚，便笑著向子和道：「大少爺，沿窗桌子上好嗎？」子和一望，覺得在桌子邊瞧街上，很是容易，看葛家也是恰好，心中甚喜，點頭道好，忙一齊過去坐下。茶博士泡上一壺兩前，寶生早把兩面短窗開了，子和即爬在窗欄上瞧著街上，見往來的人，十分熱鬧。這天正是會期，看會的人，都已到來。倉前鎮上，平時冷清清地，今天已成了個熱鬧市鎮，人頭擠擠，盛極非常。每一家人家的門前，都攔著擋木，裡面排著幾雙椅子長凳，預備看會時坐用。子和一瞧葛家，也是如此，心中暗晴歡喜。暗想停一回看會之時，小白菜自然也得出來看會，坐在那裡，自己可以細細評品，小白菜究竟是怎樣的標致，當然可以一目了然，看得清楚了，心中十分歡喜，即面朝著短窗坐下。寶生已篩了一杯香茗，授給子和。子和一壁飲茶，一壁舉目四望，瞧見茶館內的茶客，已擠得桌上坐滿，都在那裡談天說地，高談闊論。這時候天將早末午初，到了午飯時期，子和暗想，茶館內的茶客，總須回去吃飯，便是自己同寶生，也得午餐，餐後再來，說不定這處座位被人家捷足先登，豈不可惜。小白菜出來，不能細看。正欲向寶生暗暗說知，卻見寶生向子和笑道：「大少爺，這時離出會時候還早，肚中想亦餓了，倘是回去吃飯，怕再來時人越發的多了，這個座位被人家得去，不如就在這裡吃飯，命人把酒菜送來，大少爺慢慢飲酒等會出來如何？」子和聽得，正中心懷，忙連聲應好。寶生即喚過一個跑堂的吩咐道：「快到我店中，吩咐伙計，把預備的酒菜送來。我同這位大少爺，就在這裡吃飯咧。會過之後，多賞你幾個酒錢就是。」跑堂的忙答應自去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